

今生另世

舒巧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当我终于感觉到自己是自己，
并没有贴邮票，以一纸便条为
凭着这张便条吃饭，
条，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得
没有地址。也不知什么是
往苏北寄了。从苏中寄出

会发展史：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阶段）——资本
到资本主义社会（香港）生活了十几年，现在身处中
——不是不想忍，是忍不住呀——一直忍着忍着，不过倒没乱什
是有道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好地当过公司业务副团长呢，
……居然就在这傻呆着时突然得到一封港英商文化署的邀请函，
个“辞职要挟”，结果，“要挟”未成，辞职也没能成真……只得
半天，多讲讲不出来了，一个学期？没得那好日子可过呀。她说，你
〇一年。接着二〇〇二年又去开讲，自觉讲得很慢，二〇〇三年又
那以后只好在家玩电脑打发时间，知道这样度日有点不务正业，
十年，间中虽有在香港和上海《文汇报》“笔会”业余撰稿，却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生另世 / 舒巧著.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321-3924-8

I. ①今… II. ①舒… III. ①舒巧 - 自传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8137 号

今生另世

舒巧 著

责任编辑: 俞雷庆

整体设计: 袁银昌 李静 夏炜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2 图、文 352 面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978-7-5321-3924-8/K · 308 定价: 4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8925888

今生另世

今生另世

舒 巧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自序 9

恍若前世 13

那不像是我但又确实是我……

我变成了一份邮件 15

到了一个好地方 21

有了一个哥哥 27

进城～行军 33

一九五七苏联之行 38

今生（前半生） 51

结束了少年时期，卷进现世……

跳舞了 53

《小刀会》成名之后 57

“老运动员” 74

舍不了的《刘胡兰》 99

《画皮》演出前后 105

去美国转了一圈 114

《玉卿嫂》与白先勇 125

无奈出走 135

另世 151

走去另一片天空……

目 录

“表叔”	153
上了“合约”的当	159
炒鱿鱼	168
票卖得出去吗	176
公文事件	187
终究没明白	196
两个很特别的观众	205
《黄土地》与谭盾	210
牛还是关在牛棚里	223
八年啦	230
辞职	238
今生（后半生）	251
人总要活得痛痛快快的……	
回上海	253
逃避（又在香港）	271
封箱	285
附录	303
艺术总监制	307
舞剧编导	318
编后记	339
又后记	345

原书缺页

自序

回顾一生忽然发觉奇怪：我的生存环境居然是倒过来的。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与我的境遇相同。

怎么个倒过来法？

人家马克思同志说社会发展史：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血淋淋的原始积累阶段）→ 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社会主义→ 最后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呢？

居然先是过全然的共产主义生活（军事共产主义）→ 然后社会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始）→ 到资本主义社会（香港）生活了十几年 → 回大陆，现在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怪不得沟沟坎坎。一时欢喜一时郁闷一时消沉一时起劲……颇具戏剧性，主客观常常的格格不入。加上我这个人，都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却总是一再地“小不忍”——不是不想忍，是忍不住呀——一直磕磕碰碰，不过倒没乱什么“大谋”（可能因为我就没“大谋”）。所以，至今也没觉着有什么该后悔的事儿，倒是养成了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近似懒汉的思维路数。

看看我的日子，就知道我信奉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好地当着一个业务副团长呢，在改革问题上和顶头上司大局长意见相左了，大吵了一架。自然是我输，丢了官，靠边站。于是乎，终日无所事事，郁闷。朋友说：意见相左也罢了，吵的什么架，现在好了，傻呆着吧……居然就在这傻呆着时突然得到一封港英政府文化署的邀请函，请去香港当舞团艺术总监，这不是又有路了吗？就跑去当艺术总监

自序

了。艺术总监当当，自由自在排舞剧，安稳到第八个年头，却又为副总监人选对人家文化署弄了个“辞职要挟”，结果，“要挟”未成，辞职却弄假成真……只得又开始无聊混沌耗岁月。耗着耗着，北京舞蹈学院王玫忽然要我去当客座教授，给她的编导班讲课。我会讲什么课呀，从未当过老师。我说，讲讲创作体会只能撑半天，多讲讲不出来了，一个学期？没得那么多话可叨叨。她说，你介意和我在课堂上争论吗？当然不介意。那么，就当着全班学生，主课老师王玫和我这个客席老师摆开战场争论个痛快，学期结束，我觉得我会讲课了，那是二〇〇一年。接着二〇〇二年又去开讲，自觉讲得很顺。二〇〇三年又给另一班讲了一学期。这就又不行了，觉得那一套话讲来讲去很腻，不喜欢重复，自知不是当老师的料。二〇〇四年编导系主任张守和再来邀请时，我赖皮不去了。那以后只好在家玩电脑打发时间，知道这样度日有点不务正业，但无可奈何……嘿！正无聊着，这就来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俞雷庆女士约稿。喜出望外！其实我一生喜欢文学，钦佩、羡慕作家。只是自己已经跳跳蹦蹦舞蹈几十年，间中虽有在香港和上海《文汇报》“笔会”业余撰稿，却都是千字文，忽然可以写一整本书，自由写，终于圆了少年梦。于是在编辑的时而批评时而表扬下，一本正经在电脑前坐了好几年，这是我最稳定的几年，最安静开心的几年。

无论是“倒过来”还是“倒过去”，日子总是要过，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好像也有许多开心。

原书缺页

恍若前世

那不像是我但又确实是我



少年时的我

我变成了一份邮件

当我终于感觉到自己是自己，自己是由自己作主时，我已是一份邮件。

并没有贴邮票，以一纸便条为据：姓名舒翹，年龄十一，送往《新安旅行团》，下签一九四四年十月。

凭着这张便条吃饭、有个睡觉的地方和向前走。这张不知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卅六开大小的旧纸条，成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得以生存的唯一依靠。我将它贴身藏着，一天几十遍摸它，生怕它忽然不见了。

没有地址。也不知什么是《新安旅行团》，更不知这《新安旅行团》在哪里。只大概知道在苏北。我就被往苏北寄了。从苏中寄出，统共在一个省里，所以爸爸不担心我会丢失。

但我的感觉是爸爸妈妈终于将我彻底抛弃了。

抛弃也好。

爸爸只喜欢男孩，大弟弟比我小两岁，爸爸极喜欢他。他长到两三岁却莫名其妙地死了。后来我才知道弟弟死于肝炎。不是肝癌。肝炎居然也会死，可见当时家庭境况不好。弟弟死了，爸爸就常常呵责我：你为什么不死？白虎星，是你克死了弟弟！第二个弟弟来到人间，不久这第二个弟弟又死了。在两个弟弟之间妈妈还生过两个妹妹，两个妹妹居然也先后死了。就是我这个老大怎么也不死，于是，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起来，不知道我为什么就老也不死。